



月光不会变旧。只有我们心老。

The Void Between Times

# 时光的缝隙

胡亚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时光的缝隙

胡亚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的缝隙/胡亚才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321-5025-0

I. ①时…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4561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特约编辑 长 岛

朱 燕

装帧设计 长 岛

## 时光的缝隙

胡亚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6.25 字数82,000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25-0/I·3948 定价:2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0-85343290

# 序：被诗歌照亮的人

——从《时光的缝隙》谈起

我没有对散文诗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因为我没有把散文诗和诗分开对待。在我的观念里，二者是一回事，只不过外部形态有差异，即是否将句子分行排列，是否押韵而已。在本质上，它们都是诗。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新诗发展到今天，外部形态正产生很大的变化。20世纪世界上所有的大诗人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即打破韵律的束缚，还诗歌以自由。他们认为，将人异常丰富的情感与无羁束的心灵感悟，人为地压缩在一个模子里，甚至是一种犯罪。诗人不再“戴着镣铐跳舞”，而是试图创造“一个人的韵律”，诗不再有能返回自身、千篇一律的固有的外部形式，一首诗的生成便是一个韵律的开始，也是结束。诗人把语句当成乐句看待，乐句是可长可短、可张可弛的，既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而句子的长短错落，绝不呆板，更适宜表达自由无羁的心灵。那种有如刀削斧砍、过于整齐划一的诗行似乎是没有腰的作品，从外形上看，状如水桶，没有袅娜的腰

肢。诚然，诗之外形并非诗之好坏的标准，不然，那些可以流传千古的旧体诗、律诗绝句之类，读来仍令人手不释卷，又该怎么说？我这里也是只取一端，说新诗打破旧体的束缚，只就诗的外部形体而言，与诗的本质关系不大。如同说一个人长相如何，并非说他心灵的美丑善恶，是兰心蕙质还是龌龊卑劣，这是两回事儿。

中国百年历史的新诗，其起始便是受外国诗的影响而生成，但用汉语写诗其本身便蕴含着几千年古老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品质，并非没有脐带的舶来品。只不过，新诗即使从旧体诗脱胎而来，有如人子，遗传基因并没有变，但高矮胖瘦、音容笑貌总不会相同，受时代的影响和制约，思想观念亦有相应的变化。当下的新诗，多已没有韵脚，并不注重话语旋律的生成。新诗与旧体诗的主要区别，就是白话与文言的区别，当下新诗对浮泛空洞的抒情似已厌倦，更重有意味的述说与智性的沉思以及对细节的关注，在不同的语调与语言方式和节奏中，予以诗质的表达。由此看来，新诗与散文诗的界限日渐模糊，如果不再分行排列，多数的新诗都可称之为散文诗了。在一些诗人看来，新诗即用白话，用散文的语言方式来写诗，当然重在“诗”字，其本质应当是诗而非散文，这是艾青所言诗的散文美，并非诗的散文化。

关于诗与文的区别，清代便有“诗酒文饭”之说，大意是说饭是文，饭蒸熟了米粒的外部形体也没有变化，有吃饱了不饿的功能。而诗是酒，经酿造之后，清酒已改

变了形体成为液体了，饮之令人沉醉，该是一种质变的升华。可散文诗呢？或许该是米酒吧，介于米与酒之间，但米酒仍旧是酒。说起来诗与文虽有如此的区别，但就文学作品而言，无论是散文、小说、戏剧，都以有无诗意而分高下，只不过其有诗的素质多寡之分。好的长篇小说被称之为史诗，而优秀的短篇小说的谋篇与构想，几乎就是一首诗的有意味别开生面的表达。看不同的文字是不是诗，不在于它是否分行排列与押韵，不然，分行的标语口号和餐厅的茶单，《三字经》和《百家姓》都可以称之为诗了；亦不在于语言的华丽，花拳绣腿的文字以及诗化的语言，而在于诗的内在形式，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的心灵感悟，于司空见惯的俗常事物独有的发现，从而形成一种诗学结构，其灵光闪现，犹豫不决的两难境遇、感觉、情绪，人的想象与背逆的现实遭遇的瞬间，对于事物本质的揭示，对诗而言无疑更为重要。

我说这些，是读了胡亚才先生的散文诗集《时光的缝隙》之后的一点儿感想，是有感而发，并借之表达一下我对散文诗的看法和理解，想就其作品谈一下与散文诗写作有关的问题，是想让自己亦有所收获。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对于散文诗而言，恐怕选择有意味的事物和情境落墨该是写作的首要问题。从《时光的缝隙》中可感知作者是敏感的，《一只鸟静静站在雪野》、《月光轻轻飘来》、《怀念那片花朵》等，仅题目就能令人想象可写出一种独有的情境，既单纯而又开阔，似已设置

了有意味的空间。就《月光轻轻飘来》而言，这可感可见却不可触摸似有似无的月光，古往今来皆为宜于用诗表达的事物，而飘来的感觉可见月光之轻。自然，诗人表达的是自己对月光的感受，是“熟悉的陌生”感，是清丽宁静对心的抚慰，体悟的则是“月光不会变旧，只有我们心老”，“原来很多事情，勿须复杂”，对于一首诗，多少对事物有一点新的理解，已属不易了。

诗的形式，是由声音肌质、词语的组合方式与节奏这三要素而形成。其声音肌质，自然与诗之音乐性、字音的轻重高低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整首诗的语调的把握。而语调，该取决于诗的情绪。胡亚才先生的散文诗语调是高亢、奋发，颇具华彩与明朗的，这与诗人的信仰、性格与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诗不是那种沉郁哀婉的低声部；也不是悄然的私语与喃喃自语；亦不是那种嘲弄式的反讽以及刀一样的锋利与尖锐；自然也与那种带有温情的娓娓道来，更有亲和力的述说，那种润物细无声的语调不同。自然，何种语调的诗本身都有高下之分，是诗之情绪表达的需要。

诗之词语的组合方式，与为诗者的艺术观念有关，即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才是诗的表达方式。从胡亚才先生的语言方式看来，他着意地吸收了西方象征诗的技艺，即重感觉和情绪，重暗示、通感以及物的生命化等。在他的笔下，雨是能飞翔的，树林会逃走，钟声能淹没嘴唇，阳光会在很远的地方响起，雪在燃烧，甚至一滴水都有母性……

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散文诗中并不多见，语言的现代意识和如此的语言方式，会给散文诗带来新的因素。但需注意的是，如果这样的语言没有整体诗学结构的整合，很容易像打碎的镜子，虽有光亮，却少了整体所形成的魅力。显然，诗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诗人在如此表达的同时，亦喜用排比句式，以形成一种气势，看来他在注重现代意识的吸收时，对传统亦并无禁忌。

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更喜欢他的“仿佛要把已显浮华的泥土赶回额头，赶回骨骼。”这是有骨头的句子，诗写出了事物随时会变化而显露的特征，写的是泥土，却有言外之意。而诗人的《与牛有关》，写“水牛很少弄出响动”，这平实的八个字，却是被熟常的司空见惯的事物遮蔽的独有发现，诗人说出来，我们才发现这是我们该说却说不出来的话，看似平易，却比树林想逃走之类更难写出来。

对于散文诗而言，诗的节奏并没有分行排列的诗那种鲜明的节奏感，就胡亚才先生的散文诗来说，主要体现在诗之情感的起伏跌宕这内在节奏与重排比的外部形态之中。当然，诗之节奏与人的呼吸有关，也与情感状态和事物本身的特征有关。心平气和的散步和紧急集合，那种舒缓与急促的呼吸不同，节奏自然不同，而哀乐的低沉缓慢与舞曲的欢快，寂寥的钟声和喜庆的锣鼓点，从节奏上便能断然分开，自然各有不同。这些节奏都在注意力节奏的联结中变化着，组合于一起便是苏珊·朗格所言的“情感的动态模式”。或许，情感的动态模式所形成的语言运动体，亦是

诗鲜活可感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不是僵硬的静态描摹，而是柔软的活的体验，是生理和心理、外在事物与心灵智慧融于一体的所独有的语言秩序。而诗之形式要素亦是多种因素的融合、化合，为了言说方便才分开述说。

写了这些，我对《时光的缝隙》一书本身并没有进行逐首的评析解读，只是略举一二言之，所说的多为散文诗写作的浅见，与本书有关，或许也无关。好在读者自有自己的解读方式，最能体现诗之本意的，还是作品本身。在这里，我只对诗人创作之丰篇表示感慨与祝贺。我知道，一个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写作者，一个被诗歌照亮的人会饱尝创造的愉悦，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幸福。在其诗集即将出版之际，赖于信任，仅写此文为序。



2013年5月末

写于北京华威北里寓所

（韩作荣，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曾任《人民文学》  
主编）

# 目录

*contents*

001 序：被诗歌照亮的人 / 韩作荣

001 一只鸟静静站在雪野

003 黄昏的味道

006 谁能把我打开

008 渴望与可能的象征

011 沿着一羽洁净鸣叫的姿势

014 沾满雪色的时间

017 月光轻轻飘来

019 远眺的景象

021 清爽的情绪

023 五月的景象

025 怀念那片花朵

027 故园之恋

030 蔚蓝的意境

|     |               |
|-----|---------------|
| 032 | 相聚的代价         |
| 033 | 森林告示          |
| 034 | 我心依然          |
| 036 | 山的眼睛          |
| 037 | 生命的形式         |
| 038 | 秋天的目光         |
| 040 | 回 归           |
| 042 | 春天的角度         |
| 044 | 秋天深处的田野       |
| 046 | 水的启示          |
| 048 | 永不褪色的芬芳       |
| 050 | 遥远的歌声         |
| 052 | 永远的寻求         |
| 054 | 美丽的鲜花         |
| 055 | 站立的沉默         |
| 057 | 守 望           |
| 058 | 关于冬天          |
| 061 | 曾经,抑或进行时      |
| 065 | 心 旌           |
| 070 | 雪,或者取回自己的火    |
| 072 | 黑夜,一位在旷野中大叫的人 |
| 074 | 弈             |
| 076 | 写 意           |
| 078 | 到城外去看月光       |

- 080 风，把天空吹得干干净净
- 082 真实的阳光
- 084 在安静的两端
- 086 河水漂浮着一朵火焰
- 088 以山的形式，承接这个神奇人物
- 090 一块身世不明的石头
- 092 夜静时树林一片喧闹
- 095 一群在冬夜鸣叫的鸟儿
- 097 雨，在具体中飞翔
- 099 风吹过山脊与感觉
- 101 有种美丽正幸福花开
- 103 光源本来就在你的内部
- 106 恒久的光影与叫声
- 109 沿着瓦
- 112 忽然想起那条河
- 116 如果时间是一条河
- 119 无 法
- 122 诗 歌
- 124 花见小路
- 129 国庆节与中秋节：我在家乡（组章）
- 132 多 久（组章）
- 135 保持火焰的姿态（组章）
- 138 重回石佛（组章）
- 147 豫东平原的遭遇（组章）

150 史河节气(二十四章)

186 后记：怀念那些时光

# 一只鸟静静站在雪野

这场雪柔软了坚硬的土地，这只鸟生动了雪后的田野。

鸟静静站在雪野。鸟像一棵孤独的树，却站出如春的温暖。顿时，枯枝婆娑，败叶弄影，在空旷而低调的冬日早晨，撩拨起渴盼的畅想，泄露着春十面埋伏的机密。

雪以圣洁的名义诚邀阳光的回归，阳光散发着欢乐而干净的气息，鸟呈现并非给予了更多启发的姿态，练达而坚持的美。雪和阳光的关系是美丽的，却又是短暂的，所以，无论怎样，雪都不会淹没一切，因为雪是铺垫，鸟是景致，离雪越近，越接近真实，离雪越远，越接近思想。

这样的场面，对于鸟是一份怀念，也是一场历练。

其实，勿需借助充满激情的表达测试阳光淋湿的承诺，这份端庄足以表达着一个孤独者的尊严，大段告白或许根本就不能铺展成一幅存在于感觉的时光中的

风景。如此默默中，孤独而不寒冷，怀念如歌岁月，依旧布满鸟儿温柔的呢喃。一颗心终向何方，不必释怀，或许，因此而倍感宁静，倍感幸福……

不要问为什么独自，只要明白必须独自就行。

并非不能鸣叫，并非鸣叫不能悠长，只怕不禁尖锐、凄厉的表达会碰碎一个季节的意境。

透明的雪野上，在必定隐藏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背后，鸟正用一种超乎寻常的目光，掂量积雪的分量和冬的深浅……

## 黄昏的味道

缓缓的笛声中，缓缓的落日喃喃低语。远处的田野，炊烟的羽翼正羽化成某些年的心境。远处的山坡，一片清冷的树林像一些暗淡的词语在喘息，落日的余晖碾过，孤寂的如同一尊雕塑的抽象。

黄昏的味道便扑面而来……

在下班的路上，在往来于菜市场与某小区之间，在客厅的沙发、厨房、卫生间，在往来于笑与愁之间……

黄昏充满了故事，说不清究竟哪里迷人，甚至找不出叙述的理由，但我总是觉得黄昏时所有的一切都与息息相关。是否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将到来的夜色移动我的嘴唇，或者我的嘴唇正撬动起夜色，那夜色毫不迟缓地虚构起一片渐渐旺盛的火焰。

放眼望去，黄昏时分的大街上美女如云。

白昼即将消逝，黑夜如期归来，勿需等待，也不必躲闪。可是，一种风雨之声在一步步移近，一颗生长抑

或逃避的种子正在颤颤地探出嫩芽。

我不必沉默，这时候，我内心的门庭已经打开。是一个人在浓酽的歌声中穿越道路街巷，还是在夕阳的腹腔里，一对能够相互依偎的人，用潮湿的目光，彼此饱含感激的凝望。是提前动身，如玫瑰的火，在手心攥成一场虚拟的私奔，还是凝固起一千条河流，让流水的根须扎进寂静与黑暗，让乌篷船戛然而止，哪怕一步之遥。是安稳坐于茶馆，一边静观窗外如鱼的人们来来往往的游弋，一边品尝着滋味分明的日子，还是让船把我们带到燃烧的中心，跟在压抑的欲望后面，在波浪的揉挤中，自由轻松生态地大叫……

真的有时很欣喜，有时也会沮丧，有时觉得到处充满了新鲜，有时觉得又是那么陌生，还有的时候，觉得是种虚幻。这也许正是黄昏的味道所在，如同暗恋吸引着我，又拒绝着我，似乎没有到来，似乎没有远去，并且一切都为之提供了可能的通达路径。

冬天，黄昏中，雪拥抱着树枝，负伤的太阳倒在血泊里，很多人却从绝望中看到上蹿的光芒。春天的黄昏，明亮的鞭子常常被甩得“啪啪”作响，撵着绿色狂奔。秋季的黄昏，有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子，或有一位花样年华的少女，宁静布满花唇。夏季，在黄昏里，陌生的面孔和混杂的口音，总让人恍若置身于异地，不禁怀念起家乡，怀念起亲朋好友。

我有时倚在窗边，有时立于阳台，有时是背靠一棵